

网络文学

「磕CP」「玩设定」的女频新时代



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 (2018—2019)

女频卷

邵燕君

肖映萱

主编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编选

《破云》	《死亡万花筒》	《碎玉投珠》	《AWM「绝地求生」》
《请勿洞察》	《天才基本法》	《攻略不下来的男人》	
《见江山》	《残次品》	《天官赐福》	

《破云》 《死亡万花筒》 《碎玉投珠》 《AWM「绝地求生」》
 《请勿洞察》 《天才基本法》 《攻略不下来的男人》
 《见江山》 《残次品》 《天官赐福》

长江出版社

1987 1988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2018—2019)

女频卷

邵燕君 肖映萱 主编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编选

编委
邵燕君 肖映萱 王玉玉
高寒凝 黄馨怡 薛静
许婷 刘心怡 徐佳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 2018—2019. 女频卷 / 邵燕君, 肖映萱主编;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编选.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20.2

ISBN 978-7-5407-8840-7

I. ①中… II. ①邵… ②肖… ③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301217号

ZHONGGUO WANGLUO WENXUE SHUANGNIANXUAN (2018—2019) · NÜPINJUAN

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2018—2019)·女频卷

邵燕君 肖映萱 主编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编选

出版人: 刘迪才

责任编辑: 辛丽芳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张璐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cs@163.com

微信公众号: lijiangpress

印制: 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二街 邮编: 065402]

开本: 690mm×1000mm 1/16

印张: 24 字数: 332千字

版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840-7

定价: 52.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序言：“嗑 CP”、玩设定的女频^①新时代

肖映萱

近几年，女频网文世界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新变化，无论是作品的人物、世界、爱情关系，还是读者的共情方式。女频网文开始进入一个“嗑 CP”、玩设定的新时代：新一代的女频读者渐渐不满足于看两个人物谈恋爱，而开始热衷于“嗑”一对“CP”；言情不再是女频绝对的叙事中心，能将世界设定玩出花样的作品也开始获得关注。这一变化发端于 2014 年前后，到 2018 年后终于通过大量的典型文本显现出来，并极有可能最终改变女频网文的整体风貌。

一、从谈恋爱，到“嗑 CP”

“CP”是 Coupling 的简写，意为“配对”，这是一个动词，强调的是将两个角色配成一对的动作。这个词最早诞生于“女性向”同人^②圈，“女性向”同人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动力，就是将两个原本不存在爱情关系的角色配成一对“CP”，去想象他们之间可能的亲密关系。而“嗑 CP”是一个更晚近的说法，2015 年后才开始流行，指的是“CP”爱好者们如同“嗑药”上瘾一般在“CP”的亲密关系与互动中获得巨大的满足和愉悦，是一种同好之间使用的戏谑说法。

从看两个人物谈恋爱，到“嗑”一对“CP”，读者对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及

① 女频，即女生频道，是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内常用的对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的内容的统称。

② 同人是指建立在已经成型的文本（一般是流行文化文本）基础上，借用原文本已有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基本故事情节和世界观设定所做的二次创作（参见邵燕君、王玉王：《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三联书店，2018 年，第 74—79 页，“同人”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郑熙青）。目前中国网络文学中的同人以“女性向”（以女性为主要创作者和受众的）居多，而“女性向”同人的主要内容，是想象原本不存在情感关系的“CP”配对，尤其是男性同性“CP”配对。

其亲密关系的理解和共情方式，已经完全不同。这种转变是女性社区文化逐步推进的结果，无论是以前在同人圈内小范围流行的组“CP”、配“CP”，还是现在女性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嗑CP”，这种对于“CP”关系的察觉与理解不是人人天生就有的能力，而是一种需要锻炼、需要习得的技能。从谈恋爱到“嗑CP”，中间经历了好几重的习得过程。它们未必严格遵循先后顺序，而是在女性社区当中交错着或同时发生的。

第一，文本中的人物变成了人设（人物设定）。按照现实主义的理念，文学人物来源于对现实中的人的模仿，而人设则是遵从数据库逻辑创造出来的。读者需要掌握将一个人物解码成一组“萌属性”的能力，并且能够将这个人物理解为可以在文本内外自由行走、具有“后设叙事性”的“人设”。“后设叙事性”（meta-narrative）是东浩纪在讨论日本轻小说（Light Novel）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轻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不同，现实主义小说摹仿的是自然社会中的人，而在轻小说数据库化的写作中，人物则是若干“萌属性”的创造性叠加。^①“萌属性”本身是预设了叙事可能性的，例如，“傲娇”^②属性预设的叙事可能性是，这个人物可能会在喜欢的事物面前说反话，硬把喜欢说成讨厌。一个由“萌属性”构成的人物，就是一组行为模式的聚合体，有可能脱离原著文本，拥有独立的行为逻辑和叙事动力，这种“脱故事性”就是东浩纪所说的“后设叙事性”。读者只有习得了识别一个人物的“萌属性”的能力之后，才能去想象他的“人设”（“萌属性”的聚合体）可能蕴含的叙事潜力，才能想象他脱离原文本的可能性（这同时也是他进入同人写作的可能性）。这一能力的习得，不仅有赖于在文学创作、阅读活动中一次次经验积累，还得益于偶像粉丝文化社群中的集中锻炼。自2014年中国本土偶像工业兴起^③之后，与“追星

① “后设叙事性”、“萌属性”的“数据库化”（原译为“萌要素”的“资料库化”）以及后文提到的“角色小说”概念，参见[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出版社，2012年7月；[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2：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黄锦荣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年9月。

② 傲娇，指的是在喜欢的事物面前为了掩饰自己的喜爱和害羞而表现得高傲、满不在乎的人物特性，是日本动漫作品中常见的“萌属性”。

③ 中国本土的偶像文化是从2014年左右开始兴起的，这一年，韩国偶像团体EXO的中国成员吴亦凡、鹿晗相继与原公司解约，此后，EXO其他两名中国成员张艺兴、黄子韬也陆续回国发展。EXO“归国四子”的回国，是韩国偶像工业体系对接中国大陆娱乐产业的重要转折点，属于韩系“小鲜肉”和“流量明星”的时代来临了。

女孩”群体高度重叠的女频读者，逐渐从偶像明星身上识别出了品类繁多的“人设”——偶像工业贩卖的本身就是偶像的“人设”和其中蕴含的亲密关系想象。经过了偶像粉丝文化的“集中补课”，女性社区已经对识别“人设”及其“后设叙事性”驾轻就熟了，一个社区内部共享的公共“萌属性”和“人设”数据库被建立起来。

第二，人物之间的关系，从宏大叙事的爱情神话，变成了两个“人设”的“CP”搭配。这种搭配体现出的，是女频作者、读者对于亲密关系可能性的想象。只有具有“后设叙事性”的“人设”，才能够独立于故事之外，无视故事世界的种种规定性，直接被搭配在一起，成为一对纯粹按照作者/读者的亲密关系想象来配置的“CP”。当读者已经能熟练地将两个人物解码成两个“人设”，要将哪两个人组成“CP”，就取决于谁和谁的“人设”碰撞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更对她们的胃口。配“CP”，成了对各种亲密关系可能性的想象和试验。^①通过调用公共的数据库，对特定人物的“人设”解码很容易在社区内部达成某些共识，例如A和B的“CP”搭配吻合于部分读者的情感需求模式，AB就成了社区内部的一种固定搭配、主流“CP”，爱好者可以畅通无阻地交流彼此关于AB之间亲密关系的想象，并驱逐其他与她们不同的想象方式。同样，这种能力不仅在文学活动中得到锻炼，更在“人设”具象化的偶像身上进行了更多的演练。在偶像粉丝文化中，同时喜欢两个真人偶像，将他们进行“CP”配对并想象其亲密关系的粉丝，被称作“CP粉”。偶像工业精准地识别了女性受众的这种需求，并创造出成熟的“CP营业”^②模式，有意制造两个偶像之间的亲密关系互动，提高了粉丝给偶像组“CP”的热情。“CP粉”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粉丝类型。网络剧《镇魂》和《陈情令》之所以能在2018、2019两年的暑期档相继成为现象级流行剧作，并不完全是原著网文IP的功劳，本质上是其主角“CP”“巍澜”（沈巍×赵云澜）、“忘羡”（蓝忘机×魏无羡）及其

^① 参考高寒凝：《亲密关系的实验场：“女性向”网络空间与文化生产》（未刊发）。

^② “营业”在偶像粉丝文化中，指的是偶像有工作安排、正处于工作状态。“CP营业”指的是两个被粉丝想象成一对“CP”的偶像，为了满足“CP粉”的想象而公开进行互动。

扮演者“CP”“朱白”(朱一龙×白宇)、“博君一肖”(王一博×肖战)的“CP粉”们集体狂欢的结果。特别是“朱白”“博君一肖”这两对演员“CP”，并不来源于作品本身，而是“CP”爱好者们自主搭配出来的，更体现出“CP粉”们的强大生产力与行动力。在2018年以来的IP市场中，晋江文学城能在IP遇冷的凛冽寒风中屹立不倒，依靠的就是站内作品中产生的众多优质“CP”。^①“CP”蕴含的巨大能量才是IP市场苦苦追寻的女性文化消费之核心驱动力。

最后，对文本的共情方式，从代入相恋之人中的一方，变成了作为旁观者，置身其外去“嗑”一段亲密关系。作者与读者都不那么关心爱情叙事本身了，作者只需要中规中矩地套用一个“烂大街”、不出错的桥段，短、平、快地完成让主角们“在一起”的情节任务，然后把叙事重点放在日常的甜宠、互宠上去。这类被称作“小甜饼”的创作，在近年的女频网文中大受欢迎。这类故事不必周全，只要能完整地提供“CP”双方的“人设”和互动模式，就已经构成“嗑”的基础，读者大可以自己脑补^②出“CP”在文本之外的其他互动。“嗑CP”是当代女性在面对现实中遭遇的爱情与婚姻的困境时，创造出来的一种爱情神话的替代品。她们在现实中难以解决的性别困境，原本指望在言情小说等文艺创作中得到疏解，但旧有的言情创作携带了太多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别权力秩序，难以满足今天的女性读者对自由、平等的爱情的追求。于是，她们选择去“嗑CP”，微博流行语“我可以不谈恋爱，但我‘嗑’的‘CP’必须在一起”成为她们的座右铭，“CP”搭配描绘出了她们对于理想爱情的期许。“我CP的绝美爱情和我这种凡夫俗子的爱情能一样吗”^③，在真正的性别平等尚待实现的现实世界中以“凡夫俗子”之身无法体验的“绝美爱情”，就让“CP”来替她们实现。

“嗑CP”让女性读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去探索亲密关系的可能性。这种无法在现实中存身的爱情当然是“假”的，但是“嗑CP”的女性们即使明知

① 2018—2019年，受影视行业资本萎缩的影响，网络文学行业遭遇了IP资本的寒冬。然而2018年晋江文学城的影视签约金额高达2.8亿元，2019年上半年也依旧签出了7700万元的影视版权，对比2017年的1.6亿元，晋江在IP寒冬中的表现依然较为稳定。以上数据均由2019年8月1日晋江文学城十六周年暨第四届作者大会发布。

② 脑补：脑内补完，在脑海里对小说没有写出来的情节进行补充想象。

③ 引自“@1鱼苗1”于2019年10月30日发布的微博。

“真相是假”，也要高呼我“嗑”的“CP”一定“SZD”（“是真的”的拼音首字母简写），因为她们喜爱的“CP”提供给她们的甜蜜和悸动确实是真的，而读者们也正是在这份甜蜜与悸动中，寻找着自己真正渴望的亲密关系形态。

PEPA的《我嗑了对家×我的CP》（长佩文学，2018）一文，虽然发布于小众平台，却凭借对“追星女孩”“嗑CP”现状做出的生动描述和精准解读，在整个女性社区中引发了热议，可以看作一篇“嗑CP”的“科普读物”。小说的两位主角都是偶像派小演员，原本没什么交情，但在“CP粉”眼中，他们的互动却能一一被解读为亲密关系中的“秀恩爱”“发糖”^①，两人的交集越少，从犄角旮旯里抠出来的“糖”就越甜。她们的想象是如此真实而动人，连主角本人看了都几乎信以为真，忍不住对这种脑补出来的情感关系心生向往，最终亲身实践，把想象变成了现实。小说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欣喜地认同“这就是我们‘嗑CP’的内心写照啊”，还整齐划一地刷起“娘子（文中CP）is rio^②”的评论，亲身演示了“CP粉”们如何把“嗑CP”变成一场狂欢式的社群活动。可以说，《我嗑了对家×我的CP》从文本内外各个层面上充分阐释了“嗑CP”的魅力。

二、从言情小说，到“CP小说”

在女频网文发展的初期，读者们在言情小说文本中看到的还主要是爱情叙事。随着“萌属性”数据库的积累、定型，读者们才渐渐从人物中分辨出了“人设”，从爱情故事中分辨出了“CP”关系。当新一代的女性熟练掌握了“嗑CP”的代入方式之后，读者变了，变成了能将任何文本都往“CP”关系方向解读的“CP读者”；作者变了，她在塑造人物时会有意无意地从“CP”的角度去构想“人设”，以求创造出更有辨识度的“人设”和“后设叙事性”更强的“CP”

① 发糖：指一对“CP”的亲密关系进展顺利，或有亲密互动，令读者或粉丝感到甜蜜。

② rio：real的谐音，意为“真的”。“CP粉”知道她们嗑的“CP”并不真的有恋爱关系，所以将real写成略带谐谑性质的rio。

搭配；作品文本也变了，以“CP”为中心的“CP小说”成为一种新的写作趋势。

“CP小说”是笔者根据东浩纪的“角色小说”衍生而来的概念。东浩纪认为轻小说是以刻画角色为中心的“角色小说”，这里的角色指的就是具有脱离原著文本独立行动的“后设叙事性”的“人设”。而对于“嗑CP”的女性读者来说，一个角色显然是不够的，两个角色、两种行为逻辑的搭配与互动，形成了一组独立的“CP”叙事和情感模式，也可以脱离文本自由行走。以塑造这样一对“CP”为中心的小说，即“CP小说”。

上文已经提到，2014年中国本土偶像工业的兴起，对女性社区普遍培养出“嗑CP”的技能，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标志着女频网文中“CP小说”真正走向成熟的代表性作品，是墨香铜臭2015年末开始连载的《魔道祖师》（2015—2016，晋江文学城）。小说主角蓝忘机、魏无羡组成的“忘羡CP”，是第一对因“人设”搭配和情感互动模式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打开了“嗑CP”通道的“官配CP”（即原著配对）。围绕“忘羡CP”，产生了大量的同人作品，这也是女频小说中的“官配CP”第一次形成如此成规模的同人创作，这意味着女频小说的“官配CP”确实成了能够脱离原著小说的故事世界而存在的具有“后设叙事性”的“CP”，而不再是传统言情模式下的恋爱主人公。同时，这些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设”与“CP”也彰显了它们跃出文本后的惊人能量——它们如同真人偶像一般，在网络时代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至此，“CP”文化从同人圈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女性社区，成熟的“CP小说”催生了越来越多成熟的“CP读者”，这批“CP读者”以“嗑CP”的方式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甚至以敏锐的辨识力激活了一些此前的女频作品，将它们也纳入“嗑CP”的范围。此后的女频网文，以“CP”为导向的创作趋势越来越强烈，出现了越来越多包括“小甜饼”在内的“CP小说”。

北南的《碎玉投珠》（2018，晋江文学城）是一部典型的“CP小说”，小说的核心情节是主角丁汉白、纪慎语之间的“CP”互动，虽然以古董铺、玉器行的知识型写作给小说套上了一个雕龙画凤的精致外壳，但也没能跳出“CP小

说”只图几分“CP”互动之甜味的框架。^①

漫漫何其多的《AWM [绝地求生]》(2018, 晋江文学城)也是“CP小说”中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作者塑造了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人物——祁醉。在这部小说中,读者们“嗑”的与其说是“CP”关系中蕴含的叙事潜力,不如说是祁醉如何花样百变地“秀”自己的“CP”。小说中,主角祁醉是人气极高的电竞明星,粉丝们经常会将他与其他选手“拉郎”^②成“CP”。为了摆正自己与搭档队友于炀的“官配地位”,不等“CP粉”开始抠“糖”,祁醉就主动将“糖”塞进她们嘴里:“我给你们讲讲我跟上炀的事”“你们看这个手机(于炀送的),其实这后面有一段情”^③。正主^④认可粉丝的“CP”想象,甚至主动生产“CP”叙事,可谓“CP粉”的终极梦想,而这些段子式的“秀恩爱”句式,又无比适用于“嗑CP”的语境。于是,“我给大家讲讲××和××的事”“你们看这个××,其实后面有一段情”等金句在女性社区中“病毒式”地流行开来,并产生各种变体,成了“CP粉”们“嗑CP”时经常玩的流行梗^⑤。祁醉也凭借这些“梗”,成功跻身2018年人气最高的小说角色,被戏称为女频网文的“第一流量”。这篇“骨骼清奇”的小说,不一定提供了最佳的“CP”关系,却为“嗑CP”提供了丰富的语汇资源。

2018—2019年的优秀女频作品,如《天官赐福》(墨香铜臭,2017—2018,晋江文学城)、《破云》(淮上,2017—2018,晋江文学城)、《死亡万花筒》(西子绪,2018,晋江文学城)、《残次品》(priest,2017—2018,晋江文学城)等,尽管在“CP”的感情线索之外还有与之并行的其他情节主题,但在许多“CP读者”那里,它们都可以被当作“CP小说”来阅读——读者以“CP”关系为核心去重组、解释故事中的全部情节。

① 参见本书第100—102页高寒凝《一块雕花“小甜饼”——评北南〈碎玉投珠〉》。

② 拉郎:来自民间俗语“拉郎配”,意思是把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人硬拉在一起凑成一对。在同人圈,配CP也被戏称为“拉郎”。

③ 引文均为《AWM [绝地求生]》中衍生出的网络段子。

④ 正主:被配对进“CP”关系中的双方本人。

⑤ 梗:某些可以被反复引用或演绎的经典桥段、典故。参见邵燕君、王玉玉:《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第47页,“梗”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高寒凝。

《魔道祖师》的作者墨香铜臭，在新作《天官赐福》中体现出的创作野心，远不止于一部纯粹的“CP小说”。但作者深谙打造成成熟角色和“CP”关系的诀窍，依旧轻车熟路地塑造出了人气极高的“CP”“花怜”（小说主角花城、谢怜的“CP”）：一方面，在人物设定方面，作者赋予了角色标志性的外形特征（花城的红衣银蝶独眼罩，谢怜的仗剑执花），令读图时代的读者迅速想象出两个人物鲜明的视觉形象；另一方面，谢怜、花城各自的“人设”特色鲜明，行为逻辑清晰，互动模式也富有“后设叙事性”，“CP读者”能够轻易在这对“CP”身上发现丰富的叙事潜力，并在同人创作中充分实现这些叙事的可能性。除“花怜”外，《天官赐福》还塑造了其他一系列特色鲜明的人物，可以充分满足读者自行“拉郎”组“CP”的欲望。墨香铜臭对“CP读者”的需求掌握得可谓相当精准全面，小说开始连载后再度引发大量同人创作，成为当年最具知名度和商业价值的小说之一，并最终以四千万的价格卖出了影视版权，刷新了单部作品影视版权出售的价格纪录。

《死亡万花筒》和《残次品》中的主角“CP”虽然也十分成熟，但恐怖冒险和星际科幻的类型主题更加突出，所以人物与小说中的世界、故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纯粹以“嗑CP”为目的的读者和同人创作反而比较少。这样的作品同样有“CP”，但并不是典型的“CP小说”。事实上，虽然“CP小说”日趋流行，但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还是采取“CP”情感线与类型叙事情节线交织并行的结构方式。读者固然有着日益增长的“嗑CP”需求，但也在渴求着亲密关系之外的叙事，玩设定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三、从只谈爱情，到兼玩设定

设定，对应于英语的 Setting，是一系列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艺术元素，大体分为人物设定与世界设定，后者包括地理时空、物理规则、社会政治形态、文化背景等。^①上文讨论的“萌属性”“人设”与“CP”搭配，都属于人物设定，

^① 参见邵燕君、王玉珏：《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第375—379页，“世界观/设定”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傅善超。

而下文将着重讨论 2018—2019 年女频网文中世界设定方面发生的变化。

在女频网文中，世界设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女频最常见的“都市文”“古风文”“穿越文”“仙侠文”的类型背后，其实都带有现代都市^①、架空历史、穿越时空、玄幻仙侠的世界设定。在以往以爱情叙事为绝对核心的创作中，作品的方方面面都是为情感关系服务的，无论类型元素如何更替变化，都是为了给爱情故事提供新的背景板。但在近几年的女频写作中，开始出现对世界设定本身的关注和探索。在“CP 小说”成熟的同时，女频作者开始从以爱情为绝对中心的叙事框架中挣脱出来，书写与爱情无关的世界设定和故事情节，女频读者熟练地分裂出阅读小说的两种方法：“嗑 CP”时全情投入地做梦，不较真地大口摄入“CP”想象提供的“糖分”；不“嗑 CP”时就将“恋爱脑”换下来搁置一旁，冷静地环顾角色所处的世界本身。换言之，正是通过“嗑 CP”共情方式的习得，原本专注于言情故事的读者才自觉地意识到了“恋爱脑”的存在，自觉地培养出了一个“嗑糖”专用的“CP 读者”视角，并且获得了卸下“恋爱脑”、不以爱情为中心地看待这个世界的契机。

女频网文之所以会进入在“嗑 CP”的同时玩设定的新时代，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女频内部发生了代际更替，“90 后”“95 后”的作者、读者群体走向成熟，开始彰显自己的文学诉求和审美偏好，成为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的网文作者、读者。在这一代人身上，男频与女频的界限在一度泾渭分明后又开始变得模糊，男频作品开始借鉴女频细致幽微的爱情叙事元素，而女频也更加注重无关爱情的那些文学题材。另一方面，随着外部监管力度的层层加大，女频的情欲书写空间被步步压缩，作者被框定在“禁欲”的写作范围中，被迫回到自我、回到心灵、回到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在世界设定上做文章。

女频作者们在小说中设计出千姿百态的小世界，如同一个游戏设计师一般，邀请她的读者们一起来玩这一场异世界的奇幻冒险。而这无穷无尽的世界设定，

^① 在女频网文创作中，现代都市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设定，它并不指向现实社会，而是一种模拟现代都市环境的架空社会。当然，也有一些作品会加入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热门社会经济文化事件。

总会或多或少地携带着作者的价值思考，其中一些更是具有鲜明的“异托邦”色彩，体现出新一代女性对理想世界与理想生活方式的新探索。

一些原先只在小众文化圈内流传的设定，开始浮出地表。以 matthia 的《请勿洞察》（2018—2019，长佩文学）为例，这部小说继承了主要由“女性向”欧美同人文化社群创作的“欧风文”的写作模式，借鉴了西方恐怖小说的风格与写法，因而与主流商业网站中的典型网络类型小说存在一定差异。“欧风文”作者的写作大多始于欧美同人，倾向于模仿西方流行小说的结构、行文、语汇甚至口吻，往往采用西方背景和白人主角，结构精致，篇幅不长。在网文普遍以VIP在线收费为导向、“付费为王”的今天，只有在女频“为爱发电”^①的同人文化中，这种写作传统才能一直被保持下来。《请勿洞察》对“克苏鲁”^②元素的运用就体现了“欧风文”快速化用西方流行文化新设定的能力。《请勿洞察》将“克苏鲁”风格的精髓——不可名状、令人疯癫的恐怖，当成了唯一的主题，也就是将世界设定本身当成了唯一的主题。虽然小说文案中标明了“CP”，正文中却几乎没有明确的情感描写，“CP读者”可以靠着两位主人公的人物设定自行脑补出“CP”故事，其他读者则完全可以将《请勿洞察》当作一部纯粹的“克苏鲁”恐怖小说来阅读。原先深潜在“女性向”“欧风文”小众圈子里的写作脉络，被带向了更加广阔的受众视野，为主流商业女频小说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可能。

“游戏化”^③是近年女频网文最常见的世界设定趋向之一，女频网文中不仅产生了一批直接表现游戏经验的“网游文”和“电竞文”，还普遍性地将系统^④、

① 为爱发电：女性网络文化中用来形容非商业、非盈利的粉丝创作的常用词，在粉丝向的文化生产中，爱好者可以不凭借任何其他因素驱动，只凭借“爱”来维持生产创造。

② 克苏鲁(Cthulhu)：20世纪30年代美国恐怖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远古邪神神话体系，近年来因美剧《怪奇物语》(2016)等影视作品的全球流行而被中国观众熟悉。

③ “游戏化”概念的提出，参见王玉王：《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19年6月通过答辩。本文使用的“游戏化”指的是网络文学中使用的情节元素吸收了电子游戏元素、组织结构吸收了电子游戏的模块化模式的创造趋势。

④ 系统：由电子游戏的操作系统这一概念引申而来的世界设定。近年来，“系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文当中，“系统”发布任务、主角完成任务，成为网文常见的结构方式。参见邵燕君、王玉王：《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第256页，“金手指/系统”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吉云飞。

副本^①、存档/读档^②、NPC^③、BOSS^④等游戏元素融入各式各样的世界设定。2018—2019年，“系统-副本”^⑤是女频最流行的叙事结构，如莫晨欢《地球上线》（2017—2018，晋江文学城）、木苏里《全球高考》（2018—2019，晋江文学城）、鹿门客《文学入侵》（2019，晋江文学城）等热门作品，都将系统设置得极其复杂精细，将副本描绘得令人瞠目结舌。“系统-副本”甚至不仅是叙事的结构和手段，更内化于文本的主题之中。以西子绪的《死亡万花筒》为例，其系统机制是选召一些将死之人，令他们进入“门”中的恐怖副本，只有找到出“门”的钥匙才能活下来，直到通过难度递增的十二道“门”，才可获得自由和新生。这样的设置，给了读者十分鲜明的游戏体验感，十二道“门”后的恐怖世界就像十二场恐怖游戏直播。玩家们清楚自己在游戏中，却仍努力探索未知的规则，真实地求生、厮杀；读者们也很清楚自己是在观看一场场游戏记录，只不过角色的伤亡都是真的，于是紧张和痛惜也是真的。最终，主角面对最后一扇“门”时，小说的中心主题浮现出来：“门”内世界不再恐怖危险，那里有你所爱的、想要的一切，“门”外的现实世界什么都没有，你会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幸福地做梦还是痛苦地醒来？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生死？作者用主角的抉择给出的答案是：对你有意义的才是真的，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自己如何活着。^⑥

另外，女频小说还借鉴了游戏的存档/读档机制。经过了存档与读档，小说的叙事就不再是线性的、确定的、唯一的，当作者落笔之时，只是选择了其

① 副本：源自电子游戏概念，在网文中，通常指一个情节事件及其所在的空间区域，结束了这一事件之后进入下一个事件及其对应的空间区域，即下一个副本。参见邵燕君、王玉玉：《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第371—372页，“副本”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王恺文。

② 存档/读档：存档，指玩家在单机游戏里以某种方式保存其游戏进度，这个保存的游戏进度可以在之后再被调出，从保存时的进度继续游戏，而不再从头开始。这样调出存档的行为，就叫作“读档”。同上，第352页，“存档/读档”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傅善超。

③ NPC：全称为 Non-Player Character，意为非玩家角色。一般来说，游戏中不由玩家操控的所有角色都可以被称作 NPC。同上，第364页，“NPC”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王恺文。

④ BOSS：游戏术语，通常是在关卡中镇守关底的敌人，是玩家在这个关卡里会面临的最强挑战，也一般是过关之前的最后挑战。同上，第366页，“BOSS”词条，该词条编撰者为傅善超。

⑤ “系统-副本”设定，即系统所统摄的主线剧情将多个支线副本剧情以单元剧的方式串联起来，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可无限拓展的、十分自由灵活的组织结构。网文中的“系统-副本”设定最初来源于男频，2014年前后“快穿文”兴起后才开始在女频网文中普遍应用。

⑥ 参见本书第65—67页王玉玉：《死生之间——评西子绪〈死亡万花筒〉》。

中一种可能性来进行展现，这使得文本空间具有了平行世界的无限可能。这种设定也在近年的女频“游戏化”写作中被广泛使用。如袖侧《攻略不下来的男人》(2018, 晋江文学城)中, 女主角韩烟烟因“车祸”意外进入“快穿世界”, 在“系统”利奥的引导下在不同世界中攻略目标男人。然而, 三次“快穿”后, 韩烟烟发现所谓的“快穿”不过是一场骗局, 自己实际上是作为奴隶被抓到高阶文明世界, 为唤醒已经死亡的目标对象, 她需要通过不断构建世界(故事情节)来刺激对方的精神。^①在第四个副本世界中, 韩烟烟终于接近成功, 但她却始终惦记着自己曾付出真心却被辜负、以失败告终的第二个世界, 于是她中断进度, 回到第二个世界“读档重来”。与以往的“重生文”设定不同, 韩烟烟需要“重来”的那段经历不是她真实经历过的人生, 而是一次没能通关的游戏。她需要对抗的不是真实世界, 而是游戏设定中一缕固有的男性意识。韩烟烟不仅是在一次次尝试通关一个攻略男主角的游戏, 更是在代表新一代女性网文作者、读者, 向着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情感观念发起一次次挑战。

在面对穿越、仙侠等旧类型的旧世界设定时, 新一代作者真正开始尝试借助架空的异世界, 来搭建她们心中的理想天地。《见江山》与《天官赐福》的仙侠类型, 表面上看像是与《花千骨》(fresh 果果, 2008, 晋江文学城)式的女频仙侠言情一脉相承, 实际上却是旧瓶装新酒, 筋骨已然超出爱情主题。宛如一部仙侠版《哈利·波特》的《见江山》(好大一卷卫生纸, 2017—2018, 晋江文学城), 描绘了一个如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般的理想学院——南渊学院。在南渊学院这座象牙塔中, 主角们怀着天真的少年侠气, 一面同窗苦读、生死相交, 一面逆袭升级、赢下一场场艰难的战斗。《见江山》延续了女频言情和男频升级的基本套路, 却又能别开天地, 以少年意气对抗成人世界固化的权力秩序, 建立属于少年人的新友情、新世界。而创造了大热CP“花怜”的《天官赐福》, 真正要讲的也不只是情感故事, 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重生史, 是写给“九千岁”

^① 参见本书第238—240页许婷:《要攻略男人吗? 攻略世界先——评袖侧〈攻略不下来的男人〉》。

的一则寓言——当这群被保护得太好的孩子终于遇见残酷的真实世界，过去曾坚信的美好，虽然幼稚，却也伟大。^①如果说“80后”的 priest 写《残次品》，借星际科幻的“后人类”设想，呈现的是“80后”心中的自由与正义，人文主义与社会变革，那么以《见江山》《天官赐福》为代表的“90后”女频“新仙侠”，则是新一代女性作者思考什么是理想世界、如何直面现实世界的稚嫩尝试。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女频作者们在故事中寄托的，总是她们各自生命境遇的回响。

总的来说，新一代的女频写作有了更为丰富的面向，她们的欲望模式更多元了，她们投入爱情，也探索世界，热爱冒险，也寻访未知。一边“嗑CP”一边玩设定的女频新作品，令主人公们相互陪伴、并肩前行、共同成长，用二人一起度过的时光，建构他们最有说服力的情感羁绊，在爱情神话日益可疑的今天，让读者在故事中重新抓住几分可以被确认的甜。

正如女性社区中小众的欧美同人、“欧风文”写作脉络，在《请勿洞察》中借由“克苏鲁”设定，突破了圈子和性别的壁垒，开始被更多人接受，新一代的女频写作，或许也能因玩设定的趋势，更多地吸引男性读者、主流文化的目光。^②2019年8月，同人作品库网站 Archive of Our Own（简称 AO3）获得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相关作品奖。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女性文学网站之一，AO3 获奖，使全球的同人爱好者、女性网文爱好者与有荣焉，其中也包括在 AO3 上发表了超过 10 万部中文同人作品的中国“女性向”同人作者。AO3 获得科幻文学界的官方认可，与其同人作品大多依托于科幻原作有关。而中国的女性网文创作，已经借由“CP”文化与偶像粉丝文化的合流，进入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或许也能够借玩设定的契机，将圈内

① 参见本书第 339—341 页王玉王：《你曾相信的那一切，尽管幼稚，却也伟大——评墨香铜臭〈天官赐福〉》。

② 《请勿洞察》《攻略不下来的男人》《全球高考》《文学入侵》四部以设定为中心的女频作品，均进入了“2019 网文晨曦杯”获奖榜单。晨曦杯是由网络原生评论者、资深读者自发组织的网文评选活动，自 2016 年起每年选出 20 部优秀作品。由于参与评选活动的资深读者不分男女，“女性向”特征特别明显的作品一般不容易进入榜单（因为女性读者往往也看男频作品，但男性读者几乎不看女频作品）。

文化带出女性圈子，辐射至更加广阔的受众。

双（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网络文学创作、阅读、传播与资料库建设研究”[编号：19JZD038]阶段性成果）